



竹枝:白居易的忠州与世界回响

□ 毛世洲

公元818年,白居易受命赴忠州出任刺史。在这片峡江中段的土地上,他虽仅度过两年时光,却留下130余首根植忠州风土的诗作。更重要的是,他采集巴渝民间歌谣,提炼声律意境,率先把山野传唱的竹枝古调,转化为文人可书写吟诵的《竹枝词》。这不是一次简单仿作,而是中国诗歌史上,巴渝本土文化反哺中华主流诗歌的一次实践。

白居易所写“巫峡中心郡,巴城四面春”这句诗,道明了峡江古城忠县在三峡诗路上的特殊位置。循着白居易笔下诗文,探寻《竹枝词》从巴渝乡曲升华为中华经典诗体的文化脉络,解开忠州“东坡”情怀与苏轼“东坡居士”名号之间的文脉渊源——

1200年之后的2026年,世界大河诗会寻访三峡诗路,世界各地诗人踏访忠县,正是延续白居易当年的初心:让一方乡土的声音,穿越群山与大江,化作世界能够倾听的诗意回响。



1

为官忠州两年 写下诗作超百篇

元和十三年末,白居易接到诏命,授忠州刺史。公元818年,他告别江州,溯长江而上,一路穿过险滩迷雾,抵达忠州。

彼时的忠州,地处三峡腹地,山高坡陡,平地稀缺,州府依山构筑,“中庭无平地,高下随所陈”。和中原、江州一带平坦开阔的风光不一样,这里地处偏远、山势险峻,当地民风淳朴。

初到之时,白居易在《初到忠州赠李六》中写下初入江城的复杂心绪,既有贬谪远行的落寞,也有面对峡江山水、巴人风俗的新鲜感知。

在忠州任职的818年至820年期间,白居易没有仅仅做一名匆匆而过的过客。作为地方长官,他履职理政,轻徭薄赋,劝农安民。闲暇之余,他踏遍城郊山野,体察百姓日常,将山川风物、民俗人情、治理感悟尽数落笔,留下130多首诗歌。

这些作品,跳出了唐代文人写三峡常见的“观光式”山水咏叹,也不只是惊叹绝壁激流的雄险,而是扎根土地,记录普通人的生活、歌谣与悲欢。

130余首诗作,构成一幅完整的唐代忠州生活画卷。有写山城地貌、四季风光的山水篇章,有记录农事、体察民生的写实诗句,也有抒发自身贬谪心境、与友人酬和寄怀的抒情之作。正是在基层持续两年的深度观察之中,白居易听见了江畔回荡的竹枝歌声,并开启了一场影响后世深远的文体探索。

安史之乱后,长江三峡成为唐代文人贬谪漂泊、避乱远游的必经之路,形成了一条贯通巴蜀的峡江诗歌走廊。李白、杜甫、元稹、刘禹锡等一众诗坛大家,相继踏浪而来,在峡江山水间留下千古名篇——

李白登临白帝城,挥笔写下《早发白帝城》,尽抒大江快意;

杜甫留滞云安(今云阳),作《子规》咏峡山鹃啼,写尽羁旅愁怀;

元稹曾舟行巫峡,听闻巫山云雨的老妪传说,后写下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的千古名句;

……

他们大多是舟行途经、短暂羁旅,唯有白居易以刺史身份驻留忠州两年,真正扎根峡江乡土、浸润巴渝民风,零距离打捞并激活了深藏于民间的原生诗歌文脉。



一名游客在忠县白公祠内品读白居易的诗作。资料图片

2

巴渝民间曲调 登上“大雅之堂”

早在白居易到来之前,巴渝大地就流传着古老的竹枝歌谣——这是巴人世代口耳相传的民间曲调,江畔男女踏歌而唱,伴以鼓乐,曲调凄婉,多叙离别、相思、生活愁苦,歌声呜咽,是属于峡江百姓原生的文学表达。但一直以来,“竹枝”只是山野口头歌谣,不曾进入文人诗歌的殿堂。

白居易驻守忠州期间,月夜漫步江楼,常听见江畔“蛮儿巴女齐声唱”竹枝。歌声凄苦,唱至动情之处,声咽难续,连山间猿鸟仿佛都为之动容。这种来自乡土、带着江水气息的曲调深深打动了他。他放下文人视角,认真聆听歌谣的节奏、意象与情感,仿照竹枝古调的声律,创作《竹枝词四首》:

瞿塘峡口水烟低,白帝城头月向西。
唱到竹枝声咽处,寒猿暗鸟一时啼。
竹枝苦怨怨何人?夜静山空空又闻。
蛮儿巴女齐声唱,愁杀江楼病使君。

这组诗作,地理视野横跨忠州、瞿塘、白帝,串联起整条峡江。诗中也提及同为贬谪巴地的挚友元稹,这组诗歌本身,便是一场跨地域的文人唱和。

白居易以文人笔墨,把巴渝口头歌谣转化为可以书面书写、诵读传播的诗体。这是一次关键的文化转化——让底层民间的声音,正式汇入中华诗歌的主流长河。

白居易在忠州开启的“竹枝革新”,很快在峡江文脉中传递下去。其后,刘禹锡在夔州接续创作《竹枝词》,“杨柳青青江水平,闻郎江上踏歌声”广为流传,进一步扩大这一诗体影响力。

文学史由此形成清晰脉络:巴渝本土孕育竹枝古歌,白居易在忠州完成关键性文人化改造,再由刘禹锡在夔州发扬光大,最终让《竹枝词》风行后世,成为延续千年的经典诗体。

在此之前,不少文人写三峡,多是惊叹山川雄奇,或是抒发个人旅途感慨。白居易的突破在于,他不只是观赏山水,而是倾听人民。他把普通巴人的喜怒哀乐写进诗歌,打通民间歌谣与文人诗学之间的壁垒,让乡土声音获得经典文学的载体——这正是《竹枝词》最重要的文化价值。

3

城东一块坡地 成就千年“东坡”美名

白居易对忠州这片土地,怀有格外深厚的偏爱。除了竹枝词的创作,他还在忠州城东开辟坡地,栽花种树,修造园林,这里被后人称为“东坡”。

白居易常在这片坡地漫步休憩,写下《东坡种花二首》,从栽花种树之中,悟出治民理政的道理:“养树既如此,养民亦何殊”。这片忠州城东的坡地,承载着白居易的生活志趣与精神寄托,成为他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。

两百年之后,苏轼遭贬黄州,躬耕于城东一片坡地。他仰慕白居易在忠州开辟东坡、寄情山水、守心自洽的人生境界,便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一个很多人不曾留意的史实是:苏轼一生从未到过忠州,却因向往白居易的东坡情怀,取了影响千年的名号。

一座忠州东坡,竟让唐宋两代文人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!忠州城东这一小块坡地,悄悄影响了苏东坡的精神追求。忠县的文脉,也跳出地域局限,汇入中华文学的长河之中。

历经1000余年岁月变迁,当年白居易亲手打造的“东坡”,早已成为忠县城市核心区。几年前,依托城市更新项目,当地在古东坡原址附近打造东坡花园——以《东坡种花二首》等诗文为蓝本,复刻白居易东坡种花的历史场景,保留古地名“东涧”“东坡”等空间格局,打造东亭、东楼等仿古建筑群落,栽植杜鹃、桃柳等花木,再现“持钱买花树,城东坡上栽”的诗意。如今,这里已是市民休闲、游客寻诗的城市口袋公园。

忠县城西的一隅,白公祠静静矗立。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纪念白居易的祠庙之一,守护着白居易在忠州留下的政绩与诗篇。白公祠和一旁的忠州博物馆,组成白公祠文博景区,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祠里打造的“一步一诗”游览路线,将竹枝词佳句、白居易在忠州往事融入花草亭台之间。千年诗意洒满青石小路,游客慢慢行走,仿佛能邂逅千年前峡江边的吟诗之声。



忠县东坡花园内复刻的东亭。毛世洲 摄

4

千年竹枝诗词 奔赴世界大河诗会

千年光阴流转,江水奔流不息。三峡库区蓄水之后,忠县老城半淹碧波,古城空间发生巨变,但竹枝歌声以及白居易留下的那些诗意文脉,并未随江水湮没,反而代代相传、愈发出彩。

唐代那场发生在峡江的诗歌浪潮,不是单个诗人的独自吟咏,而是一条大河串联起来的集体创作。李白写出江水奔腾的畅快,杜甫道出峡江秋景里的沉郁心事,白居易则收集民间山野的歌谣。几座城池连成一线,共同铺就三峡诗路的完整图景。而忠县因白居易、竹枝词,成为乡土文学和文人诗歌交汇融合的关键节点。

2026世界大河诗会落地三峡诗路,中外诗人沿着唐代诗人的舟行古道,走进忠县,重读竹枝遗篇。

这场寻访,正是对白居易将民间竹枝古调转化为文人诗体这一创举的当代回应——当年白居易把峡江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民间歌声,提炼成能够广泛传播的诗篇;今天举行的世界大河诗会,就是把这条大河上的本土诗意,推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,让三峡的声音变成世界的回响。

一条蜿蜒长江,流淌千年诗意。当年,白居易驻足忠州,采乡曲、创竹枝、开辟东坡,留下百余篇诗文,完成一次乡土文化向中华诗史的深情奔赴。如今,忠州竹枝与东坡早已不再是局限于一城一地的记忆,而化作三峡诗路之上、属于中华大河文明的璀璨篇章。

大江不息,竹枝不绝。千年前峡江连绵不绝的歌声,仍在今天的世界大河诗会上,持续发出跨越时空的回响。

忠县白公祠是专为纪念白居易而修建的祠庙。毛幼平 摄



忠县白公祠内的白居易塑像。毛幼平 摄



忠县香山公园内的“白居易在忠州”相关情况介绍。毛世洲 摄

